

周隋之際的舊北齊勳貴

王怡辰*

摘要

北齊是高歡家族建立的朝代（550—577），這個政權最核心的勢力，當然是跟隨高歡從晉州東下河北建義的六鎮軍士，以及河北當地支持信都建義漢人塢堡，這些創業元勳和他們的子弟，就構成了《北齊書》裡一再出現的「勳貴」集團，他們集中晉陽地區，擁有極強的戰鬥力，主要任務是負責對蠕蠕、突厥和關中北周的作戰。

北齊滅亡後，這批舊北齊勳貴，被新興的周隋帝國所吸納，但卻成為華北統一皇朝中不安的因子，舉凡日後周、隋的內部叛亂，像北周河北的塢堡起事，尉迴、司馬消難、王謙的聯軍，楊隋時楊諒起事，到唐高祖的太原元從，這些北齊勳貴和山西兵幾乎無役不與；李世民招撫「山東豪傑」，也與這些舊北齊胡漢勳貴和軍人息息相關。他們反映了山東人和長安政權對抗的特殊地位，也造成直到貞觀年間太宗仍對山東人、關中人「意有同異」的結果。

本文針對這群舊北齊勳貴，討論他們參與反周或反隋戰役的情形，分析事件的成因，以及最後和關隴集團邁向結合的結果。

關鍵字：北齊、周、隋、唐、統治集團、勳貴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暨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The descendants noble clans in the period of Latter Chou and Sui Dynasty

Wang,I-Chen

Abstract

The North Chi was founded by the family of Kao Hwan, its core power certainly was the Six Chen that followed Kao Hwan going to Ho-pei from Chin-Chou, and those Han people Wu-pao(塢堡). These people and their descendants consist of repeatedly appeared so-called noble clans in the history of North Chi Su. They centered in the region of Chin-yang, having extremely strong battle ability to fight Turks and the North Chou.

After the end of the North Chi, these noble clans became members of the replaced Latter Chou and then Sui as well as became unstable reasons in the new empires. Most of the rebellions in the new empires were related to them, even relating to Tang's foundation. These noble clans represented as symbols of the fighting between San-tong and the government in Chan-an. They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attitude of Tang Tai-chon to treat people from San-tong so differently from those in Chan-an.

This essay study on these noble clans' rebelling battles to Latter Chou and Sui to find out the possible reasons. And also try to analyze why and how they combined with the governorship.

Keywords : North Chi, Latter Chou, Sui, Tang, governorship, the noble clans

周隋之際的舊北齊勳貴

王怡辰

大唐太宗皇帝貞觀元年（627），這一年距離北齊滅亡（577），山東地區併入長安政權的版圖，已經整整五十年了。這年¹，有一次廷議，發生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太宗無意間透露了內心深處的想法，引發若干臣子的不安。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陬。」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²

張行成從出生，到成長求學都在山東，當太宗對「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時，張行成提出反對的意見，顯示太宗絕不是在稱讚山東人，否則為什麼會被說成「示人以隘陬」呢？太宗對張行成的賞賜，也可以看出皇帝肯定張行成的直言，以及承認自己失言的不當。

唐太宗創功立業，不管是掃平隋末群雄，或是玄武門之變掌控大權，山東豪傑始終是時時籠絡的創業本錢³，長孫皇后母親甚至是高齊宗室的後裔，太宗怎麼會說出這席話？

另一個例子，貞觀三年（629）奉命開五代史局纂修史書的魏徵⁴，自云鉅鹿魏氏，《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魏徵為館陶魏氏，但無論如何魏徵是山東人，是北齊遺民進入長安政權重要臣子。可是他對同為北朝的北周、隋代諸史的皇室都沒太多意見，唯獨對《北齊書》特別要「總而論之」，可能有些學者認為《北齊書》這個部分可能是補自《北史》的，但縱使是補自《北史》，魏徵也獨獨只有對《北史》的〈齊本紀〉「總而論之」，對北朝其他諸史本紀，完全沒有隻字片語的著墨，顯見他對齊史的情有獨鍾。在《北史·齊本紀》中，魏徵提出了他的想法：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謫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

¹此處年代從《資治通鑑》。參見司馬光（宋）《資治通鑑》卷192太宗貞觀元年（627）頁6044，新校本，台北：世界書局，1980。

²劉昫（後晉）《舊唐書·張行成傳》卷78頁2703~2704，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5。

³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一》金明館叢編初稿，台北：里仁書局，1981。

⁴歐陽修（宋）《新唐書·百官志二》卷47頁1214，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5。門下省：「史館，脩撰四人，掌脩國史。貞觀三年（629），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蒞脩撰；又於中書省置祕書內省，脩五代史。」

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盱眙。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眾潰於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⁵

李唐皇室系出西魏八柱國家李虎之後，太宗是李虎曾孫，魏徵竟論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顯然魏徵也有些內心深處的想法，和唐太宗的想法類似，只是「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的對象完全相反。

從唐太宗到名臣魏徵，雙方都存在著地域情結的意識型態對立，這種對立是戰爭帶來的衝突仇恨嗎？在齊周隋之際的紛亂政局裡，齊人的遺臣降將在長安集團內部，又扮演什麼角色呢？

一、齊周晉陽決戰

把場景拉回到唐太宗貞觀初（627）的五十年前，576 到 577 年北周滅北齊的戰爭，不同於 589 年隋滅陳之戰，那麼順利裕如，齊周雙方自 534 年魏分東西以來，四十多年來的競爭和仇恨，在這場戰爭中展露無遺。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十二月周軍破晉州，打開了北進晉陽的門戶，這次前哨戰直到貞觀初，唐人李百藥纂修《北齊書》時還記錄著：「庚戌，戰於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⁶，用「我軍」稱呼「齊軍」，那來自關隴的周軍呢？晉陽，北齊軍權的重心，在北周、隋人眼中的「天下兵精處」，齊周雙方繼晉州戰後十一天，辛酉日⁷，在晉陽發生了北朝晚期最慘烈的戰役。

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後主將奔晉陽……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後主竟奔鄴。在并將率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

⁵李延壽（唐）《北史·齊本紀》卷 8 頁 303~304，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5。

⁶李百藥（唐）《北齊書·後主紀》卷 8 頁 109，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3。

⁷《北齊書·後主紀》卷 8 頁 110。「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

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眾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燄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⁸

齊後主高緯在晉陽戰前東走，在大戰前一天，庚申日抵達鄴城，數日後晉陽敗訊傳至鄴，當時後主身邊的謀士黃門侍郎顏之推，雖處在後主和高延宗出現權力矛盾之際，也感慟晉陽之戰的悲壯。

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⁹

周軍破晉陽後，趁勢而東，建德六年（577）正月乙亥，高緯禪位幼主高恒，八天後癸未日幼主東走濟州，再十天，癸巳日，高緯也自鄴東走，乙未日渡河至濟州，齊人燒斷河橋，當天幼主禪位於任城王高潛，隨後高緯、高恒父子在青州南鄧村被周軍俘獲¹⁰。周齊兩軍最後戰場是冀州的信都，齊軍主帥是任城王高潛，這裡也是高歡 531 年「義旗初起之地」。《周書》中記載這場戰役：

齊任城王潛、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眾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潛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潛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潛所署領軍尉相願偽出略陣，遂以眾降。相願，潛心腹也，眾甚駭懼。潛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擒潛及孝珩等……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

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為之改容。¹¹

當時齊人戰志仍舊高昂，高潛「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應募者甚至有「沙門求為戰士者，亦數千人」，這和晉陽之戰時「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禦周軍」，

⁸ 《北齊書·高延宗傳》卷 11 頁 149~150。

⁹ 《北齊書·顏之推傳》卷 45 頁 625。

¹⁰ 《北齊書·後主紀》卷 8 頁 110~111。

¹¹ 令狐德棻（唐）《周書·齊煬王憲傳》卷 12 頁 193~194，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3。

同樣反映了齊人抗周的決心。此役周軍以「俘斬三萬人」獲得勝利，成功平定關東最後的大城。齊軍此時除了定州刺史高紹義至馬邑據北朔州、高寶寧據營州，均在邊境與突厥相依，還在繼續對抗周人之外，北齊領土幾乎已經全部被北周佔領。不過，雙方的衝突，並沒有因為戰事的結束，而完全停止，許多北齊舊臣，選擇了別的方法，繼續對抗關中政權。

二、北齊復國的戰火

引發齊人持續反抗的導火線，是周武帝藉口屠殺在長安的高齊宗室。齊隆化元年（576）十二月在周齊晉陽之戰前夕，後主還鄴，寵臣穆提婆自晉陽降周¹²；隨即晉陽之戰高延宗被俘；次年正月，後主父子青州遭周軍虜獲；二月高潛、高孝珩，在冀州信都兵敗被俘；這些高齊皇室的核心成員，陸續西向轉送長安。七、八個月後，也就是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十月¹³，宇文邕下令誅殺這批敵國皇族。理由是先前投降，被周人派任為宜州刺史的穆提婆造反，「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¹⁴。

周武帝……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原洪瀆川。¹⁵

《北齊書·高延宗傳》直指這是周武帝的命令。

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殺，傳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¹⁶

高潛也與後主高緯同死。

戰敗，潛、孝珩俱被禽……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微。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¹⁷

原本有機會壽終正寢的高孝珩，也死於此時。

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

¹² 《北齊書·穆提婆傳》卷 50 頁 690。《北史·穆提婆傳》卷 92 頁 3049，云「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

¹³ 《北齊書·後主紀》卷 8 頁 111~112；《北史·後主紀》卷 8 頁 299；俱云周武帝殺高緯是建德七年（578），但建德七年三月即改元為宣政元年，所以建德七年（578）僅有兩個月的時間。另惟《周書·武帝紀下》卷 6 頁 104；《北史·周武帝紀》卷 10 頁 370；均言建德六年（577）十月「誅溫公高緯」；若以《北齊書·高孝珩傳》卷 11 頁 145~146，孝珩同死於建德六年（577）十月觀之，北齊皇室遇難，應從《周書》和《北史》周武帝本紀，是建德六年（577）十月。

¹⁴ 《北史·穆提婆傳》卷 92 頁 3049。

¹⁵ 《北齊書·後主紀》卷 8 頁 111~112。

¹⁶ 《北齊書·高延宗傳》卷 11 頁 151。

¹⁷ 《北史·高潛傳》卷 51 頁 1866。

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啟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葬鄴。¹⁸

原本山東地區可以順利納入版圖和平收場，但誅除北齊宗室的事件，反而造成山東新一波的武裝對抗，此次主要參與反周的是突厥與北朔州的高紹義、平州的高寶寧和范陽盧氏的結盟。建德六年（577）十二月，平州高寶寧降周後再叛¹⁹，擁立高洋的三子高紹義為帝，年號仍為武平。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紹義還保北朔……大敗……遂奔突厥，眾三千家……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突厥）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思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²⁰

高紹義隨即率軍南下，「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攻擊原先北齊的軍事核心晉陽，企圖取得復國的張本，這個行動獲得東壽陽人的呼應，以五千人襲擊并州城，後來因為「肆州已為周守」，在齊軍無法頭尾相顧下，被周將宇文神舉擊敗，由於這次參與襲擊并州的東壽陽人，可能就是舊北齊晉陽的軍人，因此周人將并州軍戶集體遷往關中，以絕後患。

十二月……己未，東壽陽土人反，率眾五千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宇文神舉破平之。庚申，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²¹

宣政元年（578）四月突厥「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大舉南侵；五月「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²²，六月丁酉武帝暴死，宣帝倉促即位，二十七天後，甲子日，殺平定山東的宗室大將齊王宇文憲²³，范陽盧昌期立刻趁此時機，北應高紹義²⁴，這是齊人以正面衝突企圖復國，最有利的一次行動。高寶寧在這個事件中，曾被高紹義任命為丞相，周宣帝以宇文神舉率軍攻擊幽州盧昌期時，高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眾」²⁵，至於高寶寧則大舉

¹⁸ 《北齊書·高孝珩傳》卷 11 頁 145~146。

¹⁹ 《周書·武帝紀下》卷 6 頁 105。

²⁰ 《北齊書·高紹義傳》卷 12 頁 156~157。

²¹ 《周書·武帝紀下》卷 6 頁 105。

²² 參見《周書·武帝紀下》卷 6 頁 106。

²³ 《周書·宣帝紀》卷 7 頁 115。

²⁴ 參見《周書·宣帝紀》卷 7 頁 116。

²⁵ 《北史·高紹義傳》卷 52 頁 1885。

入援范陽。

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²⁶

在范陽盧氏方面，動員起事的是祖英伯、盧昌期，北齊重臣盧思道也參與其中。齊末盧思道從後主在鄴，曾力議後主高緯遜位於幼主高恆。

帝入鄴……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²⁷

齊亡之後，重要文臣十八人，曾同時徵召西入長安，就有盧思道。

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義、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劼、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²⁸

周軍攻下范陽的還是宇文神舉，為免除河北各塢堡此撲彼起的反抗，於是下令屠城范陽，「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²⁹，「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³⁰，而參與起事的盧思道，竟逢宇文神舉賞識倖免於難。

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姬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眾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³¹

盧思道雖然獲得赦免，但可能因為亡國之慟，或是對宣帝同意周軍屠城感到忿怒的影響，思道對於周武帝確實充滿怨懟。在〈後周興亡論〉中，分析武帝時，大部分是負面評論。

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數，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

就在高紹義「迴軍入突厥」後，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七月外交官賀若誼抵突厥，重賂可汗，「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³²。《周

²⁶ 《北史·高寶寧傳》卷 53 頁 1932~1933。

²⁷ 《北齊書·後主紀》卷 8 頁 110~111。

²⁸ 《北齊書·陽休之傳》卷 42 頁 563~564。

²⁹ 《北齊書·高紹義傳》卷 12 頁 157。

³⁰ 《北史·高寶寧傳》卷 53 頁 1932~1933。

³¹ 《周書·宇文神舉傳》卷 40 頁 715。

³² 《北齊書·高紹義傳》卷 12 頁 157。

《周書·靜帝紀》也提及，「七月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³³；但《隋書·賀若弼傳》提到這事，則宣稱擊敗並俘虜高紹義：

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賀若）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擒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³⁴

到此為止，暫時平定了山東大規模的亂局，僅剩高寶寧還南北周旋於突厥與河北之間。

北齊故都鄴城，入周之後，也有零星的抗周事件，影響較大的是大象元年（579）十月高元海、段德舉據鄴城反周³⁵。段德舉是段韶第三子，段韶是段榮之子，北齊最重要的親貴將領、常勝將軍，是高歡的外甥，北齊高洋、高演、高湛諸帝的表哥。

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眾，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³⁶

高元海則是北齊宗室，高思宗之子，文宣帝高洋在位時，曾出身最精銳的百保鮮卑。

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並無武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³⁷

武成帝高湛和後主高緯時，深受皇室的信賴長期參與機務³⁸。高元海和段德舉兩人同因此事被殺，但似乎誅連僅只其身，以段韶諸子為例，段德衡、段德堪在長安集團的發展，似乎仍是風平浪靜。

三、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的聯軍

周隋之際，歷史決定宇文氏、楊氏勢力的消長，關鍵在於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死，靜帝即位楊堅輔政，當時除了關中地區兵權集中楊氏之手外，其他重要的軍頭有四位，分別是掌握河南、河北，以鄴城為中心的相州總管尉遲迥；掌控周陳荊州邊境的云州總管司馬消難；今四川地區的益州總管王謙；以及號為「天

³³ 《周書·靜帝紀》卷8頁132。

³⁴ 魏徵（唐）《隋書·賀若弼傳》卷39頁1159，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3。

³⁵ 《周書·宣帝紀》卷7頁121，《北史·周本紀下》卷10頁377，均記此事件時間為大象元年（579）十月；《北齊書·高元海傳》卷14頁184，及《北齊書·段德舉傳》卷16頁214，則記為建德七年（578），此時北齊已滅亡，本文此處從《周書》，但同列《北齊書》的記載以存疑。

³⁶ 《北齊書·段韶傳》卷16頁213。

³⁷ 《北史·齊本紀中》卷7頁259。

³⁸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第五章〈北齊後期的恩倖政治〉，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下精兵處」³⁹，以北齊軍事重心晉陽地區為中心的并州總管李穆。在當年六月尉遲迴、七月司馬消難、八月王謙紛紛舉兵連手對抗楊堅時，只有李穆站在楊堅這一邊⁴⁰，這場關隴集團的內戰，成敗將決定未來北朝發展的軌跡，舊北齊諸貴當然不會錯失良機，他們積極加入反長安楊堅聯軍的行列。

首先是尉遲迴，六月在北齊故都鄴城舉兵，山東地區野火燎原，規模之大，幾乎涵蓋了北起河北，並連結高寶寧，東至海，西抵洛陽東郊，南達淮水，與南朝陳結盟，除了并、肆地區外，原北齊舊壤一時響應，長安震動。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迴及綱……迴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宣帝即位，以迴為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望位夙重，懼為異圖，乃令迴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鄖公韋孝寬代迴為總管。迴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迴弟子勤，時為青州總管，亦從迴。迴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⁴¹

《北史》中甚至還提到尉遲迴，「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眾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⁴²。當時上距北齊滅亡才三年，鄴城的文武士庶「眾咸從命，莫不感激」，顯然不是為了宇文氏或楊氏賣命而「從命」，也不會因為要面臨一場戰爭浩劫而「感激」，必定是尉遲迴用齊周間的對抗矛盾來激勵人心，才會有「從命」、「感激」的效果，企圖藉著齊人的護持，弔詭的進行反楊的戰爭，這可以從尉遲迴用人的策略中觀察出來。

迴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挈為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挈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迴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⁴³

官員「多用齊人」，就是清楚證明。那尉遲迴信用的崔達挈又是誰？崔達挈，是高澄、高洋時代曾權傾一時的大臣崔暹之子，北齊初在高洋主持下，娶高澄之女樂安公主。

世宗欲以妹嫁（崔）暹子，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群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挈，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

³⁹ 《隋書·李穆傳》卷 37 頁 1116。尉遲迴起事時，李穆為并州總管，「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兵精處，陰勸穆反。」

⁴⁰ 參見《隋書·李穆傳》卷 37 頁 1116~1117。

⁴¹ 《周書·尉遲迴傳》卷 21 頁 349。

⁴² 《北史·尉遲迴傳》卷 62 頁 2209。

⁴³ 《周書·尉遲迴傳》卷 21 頁 352。

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為右僕射。⁴⁴
但樂安公主和達拏之母婆媳間，相處不睦，有次向高洋投訴家庭問題，結果沒想到闖出大禍。

達拏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為司農卿，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⁴⁵
崔達拏和兩年前在范陽反周的盧思道一樣，因為是當代有名文士，北齊滅後，曾被周武帝徵召西赴長安，回關東後，成為尉遲迥集團的重要成員。

其次是七月舉兵的司馬消難，駐紮在今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江北地區的周陳邊境，下轄九州八鎮，鄴城尉遲迥起事後，隨即舉兵響應。消難之女在大象元年（579）曾被選為靜帝正陽宮皇后。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父子如，為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印、崔瞻等皆遊其門……齊文宣末年……（消難）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為靜帝后……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所管……九州……八鎮，並從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⁴⁶
司馬消難出身東魏北齊，父親司馬子如與高歡同出懷朔，是高氏創業勳貴，消難以勳貴子弟娶高歡之女，但叛齊西入關中後，對妻子高氏極盡冷淡。

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⁴⁷
司馬消難與楊忠「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⁴⁸，響應尉遲迥起兵後，一直周旋在周陳之間。

第三個起事的軍頭，是八月在益州起事的王謙。王謙父親王雄，是西魏宇文泰在大統十六年（550）封八柱國十二將軍時，與楊堅之父楊忠一起並列大將軍，是關隴集團的核心成員。

時〔隋文帝秉政〕，（王）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恭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瑰（肱）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

⁴⁴ 《北齊書·崔達拏傳》卷 30 頁 406。

⁴⁵ 《北齊書·崔達拏傳》卷 30 頁 406。

⁴⁶ 《周書·司馬消難傳》卷 21 頁 354。

⁴⁷ 《北史·司馬消難傳》卷 54 頁 1949。

⁴⁸ 《北史·司馬消難傳》卷 54 頁 1949。

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⁴⁹

阿那肱，即北齊滅亡前夕，後主寵信的大將高阿那肱。高阿那肱出身懷朔勳貴的第二代，歷事北齊諸帝。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高歡）起義，那肱為庫典。⁵⁰高洋時高阿那肱是勇敢的年輕將領，曾是皇帝身邊揀練的百保鮮卑，在北征蠕蠕的戰役中立下功勳。

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⁵¹在武成帝高湛時，是掌權的八貴；高湛臨終前，是託孤的重臣。

世祖崩，（胡長榮）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後，定遠、文遙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榮常在左右，兼宣詔令。⁵²

後主時，高阿那肱一度權傾內外，「宰制天下」。

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顓、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⁵³

北齊末，高阿那肱在濟州降周，為隆州刺史，楊堅執政跟隨王謙起兵。

周軍且至（濟州）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⁵⁴

高阿那肱，除了向王謙獻策起兵外，也是重要的將領，曾率軍攻豆盧勣，豆盧勣之父豆盧寧，與前述王雄、楊忠同為西魏時宇文泰首封的十二將軍之一⁵⁵，依毛師漢光研究，豆盧寧和楊忠以大將軍同屬柱國李弼部⁵⁶，二人關係匪淺，在王謙起事時，豆盧勣屬於支持楊堅的將領。

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豆盧）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悉、高阿那肱、乙弗虔等，眾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⁵⁷

阿那肱更是王謙任命二柱國五將軍的軍政體系裡，僅次於達奚悉的核心首腦之一。

（王）謙所署柱國達奚悉、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

⁴⁹ 《周書·王謙傳》卷 21 頁 353。

⁵⁰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卷 50 頁 690。

⁵¹ 《北史·齊本紀中》卷 7 頁 259。

⁵² 《北齊書·胡長榮傳》卷 48 頁 669。

⁵³ 《北齊書·後主紀》卷 8 頁 112。

⁵⁴ 《北史·高阿那肱傳》卷 92 頁 3051。

⁵⁵ 參見《周書·趙貴等傳》卷 16 史臣曰頁 271~273。

⁵⁶ 毛漢光〈西魏府兵史論〉，收入《中國中古政治史論》第五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⁵⁷ 《北史·豆盧勣傳》卷 39 頁 156。

景孱等眾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恭等諸軍聞（梁）睿將至，眾遂潰……聞睿兵奄至，（王謙）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眾逆戰，又以恭、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恭、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恭、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眾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⁵⁸

王謙八月庚申起兵，尉遲迥八月庚午兵敗自殺，相差僅十天；司馬消難則於庚辰日率兵奔陳，又差十天；雖然有連兵之名，卻難有連兵之實，王謙在孤掌難鳴之下，苦撐到十月戊寅日戰敗，楊堅從此獨掌北周大權。

至於遠在營州未曾降周的齊將高寶寧，與尉遲迥結成同盟關係，「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⁵⁹，而高寶寧在尉遲迥起事後，也在營州地區響應。

文帝為丞相，（高寶寧）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⁶⁰

楊堅拿他莫可奈何，一直到隋開皇三年（583）陰壽才攻下黃龍⁶¹，高寶寧勢衰，為部下趙修羅所殺。

（陰）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眾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眾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⁶²

高寶寧死後，遼東問題才在隋廷浮現，成為煬帝時的大患，前述降隋的高寶寧將領趙世模之子趙元淑，成為隋代遼東之役的戰將⁶³，但這個延續性議題，已經超出本文研究的範圍了。

值得留意的，這次聯軍起事除了學界留心的關隴集團內訌之外，史料裡另外一隻看不見的手，是北齊勳貴們扮演的角色，像崔達挈、司馬消難、高阿那肱、高寶寧等。他們有沒有私下連繫的管道？或者他們為這些北周忠於宇文氏的軍頭串聯？他們是不是慫恿聯軍的發動者？由於文獻不足，又沒有相關的石刻史料，以上一長串的問題，難以獲得全面的解答；但可以確認的，不管是北齊勳貴主動直接參與反長安的軍事行動，還是被動的為周人所籠絡，成為軍人或政客運作政治前途的一枚棋子，都可以發現他們仍是晚周隋初重要的軍政勢力，亡國之慟在他們反抗長安的行動上，確實是一股巨大的推力。

四、結語

自北齊亡國，關東地區併入長安政權，出現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對立。齊人從高紹義、高寶寧、河北范陽盧氏結合突厥，直接對抗關中來

⁵⁸ 《北史·王謙傳》卷 60 頁 2152。

⁵⁹ 《周書·尉遲迥傳》卷 21 頁 349。

⁶⁰ 《北史·陰壽傳》卷 73 頁 2534。

⁶¹ 參見《隋書·高祖紀上》卷 1 頁 19。

⁶² 《隋書·陰壽傳》卷 39 頁 1148。

⁶³ 參見《隋書·趙元淑傳》卷 70 頁 1621。

的統治者；到連絡或擁立長安集團派駐山東的宿將大臣，間接對抗關中政權；甚至到隋代，逐漸加入了新統治集團的行列，不管是楊諒或是楊玄感起事，縱使得得到許多山東豪傑的支持和響應，但也有許多山東實力派的將領或大臣，站在隋煬帝楊廣的這一邊；來自關東的抵抗，透過時間的遞延，漸漸的消逝，最後只剩下地域的情結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差異，反映在唐太宗和張行成的對白中，或魏徵總論齊史的遺憾裡。

唐初太原元從的唐儉，是北齊專掌晉陽外兵省宰相唐邕的孫子，唐邕在齊末曾經權傾一時，武成、後主之際，號為「八貴」之一，主掌外兵省。

齊朝因高祖（高歡）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⁶⁴

事實上，齊初高洋對唐邕就頗為稱讚，認為他治軍的功勞，甚至在大將斛律金之上。直到北齊滅亡前夕，唐邕始終都掌控著北齊軍隊的後勤支援，扮演軍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啟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強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⁶⁵

試想若不是唐邕的家學、人望，李淵在太原起事為什麼要借重唐儉？再譬如高士廉，是高齊宗室高岳的孫子，唐太宗長孫皇后和大臣長孫無忌的親舅舅，長孫皇后父親長孫晟死後，士廉照顧撫養外甥、外甥女長大，武德年間太宗連繫山東豪傑，若沒有高氏的號召，又憑什麼水到渠成？

唐代嶄新的長安集團，自太原起事肇始，併進了山東的成份，這也正是張行成、魏徵這些大臣們，縱使有些不同意太宗的意見，但仍願意作為唐臣盡心獻力的基本原因，當然這是五十年歲月車磨的必然現象，也是北齊遺臣勳貴世代交替後的最終結果。

⁶⁴ 《北齊書·唐邕傳》卷 40 頁 532。

⁶⁵ 《北齊書·唐邕傳》卷 40 頁 530~532。